

第十六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## 琴 诗

李阳雨

(建筑学院 建筑学专业 2016 级)

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？  
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

—

那张好琴，静静地躺在一口白玉匣子里，已是第十七个年头。

那琴，是师傅的收官之作。师傅费尽周折，从神游巴蜀的道士手里讨来一块不世出的绿檀，出形、掏腔、圆面、试音、上徽……一分一寸，切磋琢磨，半生积攒的机巧心思，付之于此，毫无保留。

那琴，当真是灌注了师傅的所有心血。

而现在——琴匠不止一次怅然——这原本应该澎湃的心血，却似乎要永久地凝固了。

记忆中，师傅从来没有允许任何人演奏过这张琴。琴匠曾不止一次地问师傅，为什么不放它出来，为什么不让它在琴师的指下活起来。

“世界上再也没有人配得上弹这张琴了，”师傅的脸隐没在黑暗中，嘴唇滞拙地翕动着，“在他走了以后。”

一次次，师傅的回答只是这单薄的几个字。时间长了以后，琴匠也就不再问了。

师傅说的那个人，琴匠也不是没有印象。

他真是弹得一手好琴啊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关于他的一切都渐渐模糊、褪色。估计再下去几年，他的长相，他的声音，他的衣着，他的性格、爱好，见过什么人，做过什么事，都无一例外地将要飘零在时光的秋风里。然而，唯有那一点印象，想野草一样霸道地占据着琴匠的记忆，毫无退让之意。

是啊，你真是弹得一手好琴啊！

“那当然！听过我弹琴的人都这么说。”

那一年，六岁。

初次见面是因为什么，琴匠已经不记得了。只记得，他那飞扬的神情，和灵动的手指，对于当时白纸一样的自己来说，是一种颠覆似的震撼。

他不过和自己一般大，可琴，弹得怎能那般好！他小小的身躯刚刚高过琴台，双手只是随意那么一拂，串串流珠碎玉般的音乐，就倾泻而来。一曲弹毕，满座哑然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拊掌声，赞誉声，喝彩声便渐渐淹没了殿堂。

那一夜，所有人都在笑，只有小琴匠哭了。为那九天宫阙的琴声，为那一无所有的自己。

小琴匠知道，他的高度，自己一生也无法企及。

也许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小琴匠才发疯似的想挑战他，至少在别的什么方面。

“这张琴不配我弹！”他毫不留情把手中的东西摔在地上。

残枕，断弦。自己辛苦几个月的成果。

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的才华是上天赐予的，他凭什么拿来炫耀？

失望，渴望。

几经波折，拜师学艺。浸渍在汗水中，看着他突飞猛进。

他似乎生来就是为打败自己而存在的。

本以为要在他俯视的目光下匍匐一辈子，可小琴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，很快就结束了。

他死了。

在一个深秋的清晨，暴病而毙。

小琴匠明明记得，就在几天前，他还虚弱地笑着，说他是他见过最拼命的人。

然而一夕之间，乱兵突袭了城池，半数居民被掳走。小琴匠和师傅，还有几十个老弱病残，因为行动不便，被星夜兼程的叛军丢在了几里外的城郊。

可他，他的父亲，死也不愿抛弃这个奄奄一息的病子。就这样，他们父子，被一群亡命之徒裹胁着，渐行渐远。

“你师傅的琴还有个把天就要完工了吧？看来，我是没有那个福气弹一把了。你记住，只有天下独一无二的琴师，才有资格弹奏它。可不能随随便便把它托付给乱七八糟的人，辜负了那好琴啊！”

几个月后，传来了他病死荆途的消息。

以后，可再也不用受他的压迫了。小琴匠仰头望着淡淡的银河，默默流下泪来。

## 二

清晨，鸟鸣碎了一地。

恍恍惚惚地，琴师醒了过来。窗格渗进来的微光让他很不舒服，他翻了个身，不愿承认天已经亮了。

昨晚，果然还是饮得太多。

欢声，笑语，击掌，畅饮，殿宇重叠，华服迷离，箫随鼓进，金樽荡溢。一夜繁华，属于他的荣耀。

他习惯于肆无忌惮地展露自己高妙的琴技，习惯于为别人的吹捧和谀赞陶醉不已。当然，他听得到含沙射影，也看得到谄颜媚态，可他不在乎。那些低眉细语，或赞美或奉承，无非是他的战利品。只要那个高高在上的人还对他青眼有加，只要还有人拜倒在他的琴声下，他就不需要逢人眼色，况且，他也不屑于。

肆无忌惮的酣畅，目空一切的快意，此生复何求。

然而，每每在清晨惊醒，昨夜的一切，便恍如水中明月，一石惊碎。那些荣华，那种迷醉，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过？或者说，自己，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过？

谁知道呢。

“公子，公子！”思忖间，一个小童慌慌张张地闯进纱帐，双膝一软跪倒在地，嗫嚅道，“公子，是时候起来了，再有不到半个时辰，就该去将军那边了！将军的性情您也知道，万一……”

“行了，我知道了。”琴师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，顿了几秒，终究是懒懒地把自己撑起来，“帮我更衣。”

凤陵城外。

宽广的石阶，一级一级，通往那座孤然耸立的高台——高得威严，高得霸道，每登上一寸，身体似乎就要被压低一寸，等到走完长长的阶梯，再魁

梧的人，恐怕也要佝偻着化作侏儒。

此台名曰射阳，为仪典、宴乐之所。当年将军发九镇之民，掘鼃山土石，汲寒川水泽，耗时五年方成。高台坐西朝东，遥望远方那苟延残喘的中央之国，其中深意，不言而喻。

将军固一世枭雄，当年率区区两万之众，揭竿而起，以迅雷之势横扫边陲重镇，威震朝野。皇庭尾大不掉，动作迟滞，未等做出精密部署，已然被他抢得先机。此后不出三月，叛师乘胜追击，顺流而下，直逼朝廷南疆门户，大掠而还。所过之地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经此一役，将军以西境九镇为营，拥兵自重，藐视天威，颇有几分国中之国的意味。

将军雄才远略，然天性骄横，乖戾无常。平生所好，不过“兵”“乐”二物。所谓“兵”，不言自喻；奇就奇在这么一个终日摸爬在尸堆里的人，竟颇好音律。但逢赏功、节庆，将军大宴群雄，必设琴乐助兴。所聘乐师，并无一人不是名重一时。然将军赏乐素来吹毛求疵，阴晴无定。因而，即便万里挑一，那些无助的乐师们，也少有人幸得善终。

不过似乎，有一人是例外。

琴师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一级一级挪上射阳台——昨夜的酒力尚未完全消退，太阳穴隐隐作痛，四肢酸涩乏力。更要命的是，那种虚实混淆、恍恍惚惚的惆怅，至今萦绕不去。

三、二、一……最后一级，终究是熬过了。琴师微微抬起头，迈上中央走道，平静地穿过人群，穿过一片片猜疑、妒忌、轻蔑、敬畏的目光，穿过一阵阵苟且、鄙薄、胆怯、质疑的唏嘘，缓步走到尽端的宝座之下，曲膝，伏地，问安，叩拜……一套早已习惯的动作，做得行云流水。

宝座上的人，那个面如刀削、色若冰霜的人，此时，嘴角竟然微微翘了翘，饶有兴致地抬臂，做了个“有请”的动作。

琴师端坐于席，面前是一张七弦琴，再一次，他将开始他的表演。

他的荣耀从来都是建立在那个人的施舍之下。

他选择忽略这些。

### 三

“不卖。”

师傅自顾劈柴，头也不回。对面那人颇有些尴尬，不知怎好收场，四顾无奈，下意识地摸起茶壶斟了碗茶。刚送到嘴边，习惯性地嗅了嗅，也就厌恶地放回去了。

吃了哑巴亏，那人自然有些许恼怒之色，冷笑着注视着师傅的一举一动。看了半晌，见师傅也没有要伺候的意思，便再次细声细气地开了口：“老丈，想您当年，一双神手斫琴天下，那美名可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只可惜，生不逢时——十七年前那场变乱，害您流离失所，到最后，竟落得个隐匿深山与世隔绝的下场。今日一见，方知您维生艰难，几十年无不如此，实令在下触目惊心，恻然饮泣。然而，千里之马，焉能埋没山林？我家官爷又何尝不是怜惜老丈一身奇才，又见老丈执迷不悟，所以急着派在下来，多少给您指个出路嘛！倘若老丈真能回心转意，将琴卖与我家官爷，那且不论衣食温饱，就算拜为客卿名满三世，也未尝不可啊！”

“我说了，不卖就是不卖！”“咣当”一声，师傅索性将手里的斧子往地上一扔，“我要是稀罕你说的那些物什，早就卖了，还犯得着现在跟你磨叽？”

话音未落，那人唰地站起来，狠狠地向前伸出五根手指：“我出这个价。”

琴匠杵在一旁，看得胆战心惊，他知道那五根手指意味着什么，但不知道拒绝意味着什么。

“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祖上留下来几个钱，整天打着风雅的幌子，东舔一口西掺一脚，混着古董贩的日子。”师傅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，挺直了腰板，“奉劝一句，趁还没赔上大的，见好就收。别看那一个个大掌柜春风满面，干的可都是吃人的勾当。”

那人愣了几秒，随即哈哈大笑：“老丈，恕我直言，您聪明一世，这回，恐怕是看走眼了！”

琴匠偷偷打量着这个人，见他面色黧黄，穿戴朴素，与常人并无二致。可愈是如此，愈是心中惴惴，不知他巧言令色之余，还揣有什么后招。

师傅似乎不为所动，可心中不免存疑，也忍不住向那人偷瞥一眼，谁知不巧，正中其下怀，恰与他四目相对。

那人不禁嘴角浮笑，侃侃道：“老丈隐居多年，不谙世事，可知当今世上，单论抚琴，谁可摘得桂冠？”

难道，正是这位冠绝天下的琴师，要从师傅手中买琴？琴匠暗喜。盖世之琴如遇盖世之手，岂非良缘？只是，单看这位来使，那位琴师的性情，定然好不讨喜！

“哼。”师傅嗤笑，“并非老夫不逊，我见识过的绝顶琴师，怕是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！遥想开国之初，海晏河清，礼乐澄明，何尝不是有过一段大师辈出的鼎盛年月。只可惜，时数多变，人心易迁，久而久之，切磋沦为攀比，论道流于卖弄，高艺不复，人杰不复！时至今日，所谓‘绝顶琴师’，或依仗雕虫小技攀附权贵，或愚弄阶下众生混迹江湖，如此种种，皆蝇营狗苟之流，谈何桂冠！”

“老丈心高眼高，在下佩服。不过只怕，一旦您知道了我家官爷的名字，就再也说不出这种话了。”那人笑着拱拱手，“想来此刻的射阳台，已是歌舞升平了吧。”

琴匠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师傅在听到这句话后，为何哑然失色；更想不明白，那人约三日为期，笑着离开后，师傅为何伏地不起，甚至号啕而泣。

“逆贼！逆贼！”师傅狠狠用拳捶着地，“煽兵作乱不算，公然抗旨也不算，就连一个垫脚底的灰头百姓他们也不放过！泱泱国土之上，发生此等事，我皇朝颜面何存啊！”

深夜，师傅把琴匠从床上拽起，塞给他一个长长的包袱，颓然道：“我一个老废物，死活不足惜。只是这世上，就剩这一样我怎么也舍不下的东西。你年纪轻，腿脚灵便，带上这宝贝远远地跑出去，有多远跑多远。就算是人琴俱亡，也绝不能让它落进乱臣贼子的手里！你好歹跟我十几年，帮我了结了这个心愿。这次，算师傅求你！”

形势，毫无征兆地跌落至此。

拜别师傅的时候，琴匠哭红了眼。不仅是为师傅的惨淡余年，为师徒的生离死别，更是为那张琴。那张举世无双的琴，在暗无天日的匣子里苦苦等了十七年，才等到一个配得上弹它的人。谁承想，那个人竟属于一个穷凶极恶的阵营，注定要与宝琴的生命背道而驰。这于那位琴师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呢……

可是……如果？

如果。

琴匠不敢再想下去，他为自己有这种想法而震惊甚至羞耻。师傅在冥冥中望着他，他决不能做出任何有悖于老人家嘱托的事。

看来，这琴是非死不可了。既生于世，不能留一两清音，于人，于己，何用？！

想到这里，琴匠愤然举起宝琴，一怒之下几近掷之于地！

可是……他恍然发现，如今握着琴的，是他自己。

不能落入乱臣贼子手里。

那位琴师，也是乱臣贼子吗？

飒飒秋风中，琴匠伫立寒川之上。右为东，左为西。一边是飘然出世，一边是万劫不复。

默默地，琴匠转向了西方。

他相信，为琴而生的生命，是不会被暴力裹胁的。

#### 四

“仙乐，仙乐！”远处有人朗笑，款步而来。

琴师慵懶地驻足回身，他大体猜到了那人接下来会说什么，毕竟，那些人都一样。

“公子妙指神音，在下早有耳闻。今日亲临，恍如掬秋水、沐春风，天人交感，顿悟澄明，世人所赞，大可印证。只是，唯有一处，多少令在下惋惜啊！”

琴师淡淡望了来者一眼，口上随意答一句“愿闻其详”，心下却暗想，此人不过凡俗嘴脸，恭维之语倒是精巧，听他话外音，难不成有指摘之意？且听他有何说辞。

来人腼腆地笑笑，颌首答道：“公子琴技冠绝当世，在下心悦诚服。然，盖世之手，当抚盖世之琴。在下观公子之琴，木质枯槁，音韵钝涩。而公子竟甘愿屈尊抚此朽木，在下窃为之不取啊！”

话音未落，琴师面色骤变，冷笑道：“在下不过一介粗鄙乡人，要走什么路，还不至于劳烦大人费心！”

来人惊了一惊，随即大笑：“公子何必多虑！在下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见公子难求好琴，于心不忍罢了！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琴师厌倦地转过身去，“大人关照，感激不尽。在下无能，得此朽木已是万幸！”

“公子过谦！”那人摆摆手，“说到琴，在下倒是有些门路。公子若不嫌弃，可愿听在下细细讲来？毕竟，那张好琴，可是默默无闻十七年了！想必

是上天垂青，特欲将其赐予公子！”

十七年？

不等琴师作出反应，那人从容道：“东国南境，寒川中流，有斫琴师，毕其半生精力于一琴。功成凡十七年，竟未曾容许一人演奏，扬言当今天下琴师纷纷流于下品，无人可配弹奏此琴呐！公子，凭您的琴技，反观这等狂言，试问荒唐不荒唐？”

“哼……”琴师忍俊不禁，“东土朝廷，早已苟延残喘。覆巢之下，一个平头小民胆敢如此放肆？难道十七年前那场大祸还不足以让他们醒醒吗？”

等等……十七年。

难道，这其中有什么巧合？

“说得也是。”对方长叹，“当年权威得势，祸乱朝政，一国上下人人自危，官府流弊日益深重。可怜天下百姓无人做主，劳苦终年竟不得一米半粟！寒川中流，灾情尤重！如此时局，焉能不乱？我早就劝过将军，不必煞费苦心，照当年那种情形下去，不出一年半载，必有暴动。不过今日看来，将军之举，或有深意……毕竟，赖将军神威，救西境百姓于水火！倘若那九镇生灵当年没有脱离朝廷的魔爪，不知还要受多少非人之罪啊！”

滔滔不绝半晌，那人终于话锋一转：“唉！怨在下轻率，失言失言！可每当回想起那段波澜壮阔的往事，想必谁也按捺不住心底的热血吧。言归正传……公子，那张好琴，在下曾窥得一面，当真是千古一遇！此琴配与公子，于人，于琴，又何尝不是三生之幸？只可惜，那位斫琴大师，早已隐居多年，一时难访行踪。只要公子开口，在下定当倾尽全力寻索。在下事将军多年，手上多少有些人脉，倘若发动眼线，不愁几月，必能将此宝琴双手奉上！在下仰慕公子高艺已久，这点心意，还请公子收下。有朝一日还赖公子借抚琴之便，在将军面前美言几句！您知道，在下正在经手一件案子……”

又是交易么？他们果然都一样。

琴师无意于继续纠缠。他知道自己从一开始不该迁就这个人，到头来落得个令人作呕的结局，也许是报应吧。

“公子，公子！还请留步，您误会了！”

琴师不再回头，径自走出那蜿蜒的亭廊，他不想再多留一秒。染一身尘俗，无益。

不知是什么牵引着他听了这么久。

返城，已是黄昏。僮仆们早就在门外候立多时，见主人回来，一声低呼，七手八脚忙碌起来。

琴师心中烦闷，也就无暇斥责了，只是胡乱坐下，用手轻轻揉着额角。那个人的话，多半恶俗。可终究有那么几句，让人怎么也放不下……

将军……煞费苦心？

“你看你你看你！能不能机灵点？”

琴师被那呼声一惊，茫然抬头，只见一个年龄稍长的仆人正在呵斥小童。小童手拙，擦拭桌椅时竟不慎把花瓶打翻，乱花撒了一地。

琐事烦心。

琴师刚想迁怒于之，突然怔怔地望着他们，像是想到了什么。

那二人从未见过主人这等神情，吓得慌忙跪地，胆战心惊地听候发落。

“你……”琴师无力地抬起一只手，指向那个年龄稍长的仆人，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
## 五

人，铺天盖地的人。伛偻提携，风尘满面，拖着麻木的步子，蠕动在昏黄的天地间，由远及近，又渐行渐远，最终凝聚成一个个黑点。

琴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流民了。

穿虎峡，渡寒川，饮遍荒野风沙，曝尽岩山烈日，眼见边关日近，不觉筋骨之劳。谁知，方入西关，胸中一腔澎湃热血，竟冷了大半。

就在一个月之前，叛军突然发难，矛头直指上川十四城，不过两旬，半数已下。叛军疾速据之为后方，一鼓作气，进逼樾青。可怜流民数以千计，孤苦无依，趟寒川而下。深秋劲风，凄神寒骨，看看寒冬将近，不知又添多少孤魂。

前有大军封锁，后有奸人追逼，浩浩皇天，竟无立锥之地！

琴匠望了望手边的琴。此路一断，最对不住的，可就是它了。

“年轻人，做生意的吧？”

琴匠陡然一惊，细看时，原来是个黑面老翁。

老翁利落落地挽起裤脚，一把提了缰绳，翻身上牛，两腿一夹。老牛愚钝地粗喘几口，缓缓抬起蹄子，身后破落的板车应声而动，一阵吱呀，总算驶

出几步开外。

“喂，别愣着！去樊坡的话，上车！”

半程颠簸，直教人五内欲裂。然而，琴匠心中忐忑，甚于此千倍。好在那老翁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一路上侃遍天南海北——烦心之余，倒也安心。

“年轻人，这年头去西边儿，做的哪门子生意呀？搞不好脑袋不保！你们这些人，见钱眼开，也不合计合计，要钱还是要命呐？”

“不不，您误会了，我……我其实……是要会一位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”老翁觉得好笑，“我问你，你那个朋友是哪里人？现在这时候，西边儿的百姓，要么成了刀下鬼，要么逃落四方，估计你这一趟，是见不着他喽！”

琴匠不想再说话，他知道老翁说的是事实。

“你们年轻人走南闯北，总该知道，有些地方能去，有些地方去不得吧？西边儿一乱就乱了差不多二十年，杀伐不断，简直成了阴曹地府！那些地儿，阴气太重，孤魂野鬼天天叫嚣着讨命呐！”老翁手舞足蹈，说得起劲，“就说咱们要去的那个樊坡！十七年前，一桩血案啊！”

琴匠茫然望着广阔无垠的郊野，并没有在意对方说了什么。老翁也不有趣，自顾道：“听没听说过，十七年前，有一支暴军在樊坡，屠杀了整整一千条人命？！唉，想来你也不知道，那时候你该还是个娃娃！那年头朝廷败落，边兵趁朝中内斗，骄横无度！适逢天降暴雨，冲垮了大堤，上头下了死命令，命守将整调边兵，十天内修通！可当时朝廷周转不灵，粮草、器具，一应不与配齐，你说这怎么个修法？那群边兵，本就目中无人，这么一激，简直反了天了！情急之下，他们竟私自掳掠百姓，强征为劳力。百姓被大队人马压着走到樊坡，实在忍无可忍，三五成群抵抗，结果……”

老翁猛啐一口，愤愤道：“唉！也怪他们不自量力！他们也不想想，跟这群狼孙怎么讲道理？！结果，边兵大怒，一阵冲杀，百姓……死伤殆尽啊！”

琴匠尽管不愿理会老翁，但听到这等骇人听闻之事，还是不免全身颤抖，脊背发凉。的确，多年脱尘出世，他早已看不懂这个世界。但对生命的敬畏，却丝毫没有减退过——远居深山，麋鹿为友，草木为伴，万千生灵吐纳于天地，轻尊卑，无贵贱，万物相和，循环往复，方为天理。生长此中，一尘不染，怎容得下对生命一丝一毫的冒犯？然而，当琴匠睁开双眼看清了真实的世界，措手不及之间，唯余哑然。

“不过，说来可笑！惨案过后，手刃暴徒，为百姓报仇雪恨的，竟是时任平虏大将军，当今独霸西境的长旌王！”老翁苦笑，“当年他击溃边兵之后，感愤于当朝腐朽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竖起反旗，以扶持天道为号，带兵横扫西境，连克九镇。当时西境民众多为酷吏欺凌，见势大喜，一风刮地倒向大将军。那将军也是个人物，控制了朝廷军队后，乘势顺流而下。好些个贪官污吏掌下的富庶城池，被他抢掠一空！倒是大快人心，只不过，也有不少平白受牵连之人。后来朝廷震恐，殊死打压，将军才打道回府，独据西境，自立长旌王，与朝廷对峙，一晃就是十七年。只可惜，以前有好些人把他当作救世主，不过看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也真教人心寒！真不知道，如果哪天他一统中原，会不会变成跟当朝昏君一样的人！”

“原来……将军……是他？”

老翁回头一笑：“现在你相信了吧，你那朋友，八成是见不着喽！”

## 六

“回……回公子的话，小的……小的今年十七……”

“十七……”琴师喃喃，若有所思，“你是邱泽人吧？”

“小的世代定居邱泽，不过……您也知道，十七年前那场变故……所以……小的刚出生不久，一家人就迁往风陵了……”

“是么……”琴师眼底掠过一丝失望，用手缓缓撑起额头，“下去吧。”

那僮仆如释重负，忙不迭扣个头，三两下爬起来就要往外退。

“等等！”

僮仆大惊，连忙低下腰去，把脸深深地埋在胸前：“啊！公子……公子还有何吩咐……？”

“你……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回公子的话！小的姓齐，大名开城……”

“齐开城？”琴师轻嗤，“这名字倒是有点意思。”

“公子有所不知，小的听长辈说起过，小的这名字，好像还跟出生那年一件大事有关……”

“大事？”琴师抬眼望了一下僮仆，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是……是！小的出生那年，正赶上靖南侯爷发兵劫民，当时平虏大将

军要为民除害，带着人马赶到邱泽城下，听……听说，那邱泽城城门大开，大将军不费吹灰之力穿城而过，直抵樊坡，杀那靖南侯一个措手不及……所以，所以小的这名字，就叫开城！长辈们常讲，当年那情景，好不壮观，却也颇有些怪异……有人说，大将军事先勾通靖南侯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听到这里，琴师脸色一变，拍案怒叱，“这种话岂是你能随便说的？！”

“公子……公子息怒！”僮仆一个趔趄，瘫倒在地，几个字还没吐出口，已是涕泪交加，“小的知错！求公子饶……饶……”

“还不快下去！”琴师狠狠剜了他一眼，低声骂道。

彻底清静以后，琴师不禁舒出一口气。尽管备受器重，但他深深地明白，将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。凤陵内外，耳目众多。倘若口不择言泄露了什么风声，少不了麻烦。

只不过，那僮仆的话，真是有趣得很。

邱泽，乃樊坡门户。两地相隔不过一箭之遥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欲下寒川而入樊坡，邱泽是必经之地。然而，它在当年，却是那个刽子手靖南侯的领地。天降大雨寒川决堤，朝廷尽发边兵修堤，其中，便有靖南侯的军队。然而，这次征兵，却不幸成了靖南侯犯上谋逆的引子。于是，倾城掳民，樊坡血案……

琴师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不愿再想下去。朝廷，靖南侯！一个无能，一个残酷！到头来，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竟成了牺牲品——世道无纲，苍天无眼！

将军，多少弥补了他们。

然而，若事实真如僮仆所说，那未免过于蹊跷。平虏大将军汹汹而来，剑指靖南侯。而靖南侯竟打开城门，恭候远驾？即便是市井白丁，也未必能做出这等愚蠢之事。

除非……

琴师顿觉脊背发寒。难道真的是将军事先与靖南侯勾结，以麻痹对手，诱敌深入，然后借盟友的名义挥师穿越邱泽进入樊坡，趁对方毫无防备，将其斩杀殆尽？

这么说得通。琴师知道，以将军的谋虑，这种事情顺理成章。

想到这里，琴师不禁哑然失笑。将军曾与靖南侯勾结？在当时，但凡人拿出这条来做做文章，将军也许就等不到歼灭靖南侯的那一天了。权势之争可谓瞬息万变，差之毫厘，往往谬之千里啊。

可是……这么多年了，将军横穿邱泽城的细节，他为何一无所知？是将军要收紧口风吗？没必要吧？这里是凤陵，国中之国，远非朝堂势力所及。将军早已独当一面，根本不需要惧怕有人以当年他与靖南侯勾结的事实相威胁。况且，此等奇谋，自矜尚不为过，又为何要遮遮掩掩？

还是说，别人都了然于胸，蒙在鼓里的，只有他自己而已？

不，不……琴师慌忙收拾了一下思绪，尽管自欺欺人，他还是努力让自己不再去想下一种可能性。

然而，一种异样的恐惧，还是疯狂地蔓延在他的心头。

难道，他能从将军那里找到答案吗？

凤陵城心。长旌王府。

将军端起玉杯，轻呷一口。用目光点了点来人，示意他说话。

“将军……”那人微笑，“在下已经打探清楚。他，动身往邱泽方向去了……”

## 七

昏昏沉沉地，琴匠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皮。

现在是……几时了？到了什么地方？

琴匠不知自己是何时入睡的。苍茫荒野之下，即使飞鸟也踪迹罕至。久久暴露其中，身体和心灵，无不渐趋麻木。唯有那笃笃的牛蹄声，还多多少少刺激着感官，让人不至于沉沦在虚无和迷惘中，越陷越深。

车子太过颠簸。琴匠试着动了动，全身都在酸痛。他换个姿势撑起了臂膀，向牛背上张望过去——

“老伯……”

什么？琴匠定了定神，仔细看过去——不会有错，牛背上空空如也！

琴匠不觉全身一颤——四野荒芜，杳无人烟，日薄西山，寒气上涌……

乍然，琴匠只觉眼前寒光一闪！来不及多想，他反手紧扣宝琴，侧身一倒，身体借势翻滚。几乎同时，只听耳边“噌”地一声，有什么利器破风而来。所幸琴匠避得巧——那剑刃擦前心而过。即时，琴匠半伏，利刃正压在胸前，离他不及半寸。喘息之际，琴匠抬眼一瞥，不觉心下大惊。来人不正

一个，那使剑的已近在咫尺，还有几个同伙紧随其后，疾速逼近。莫非……？琴匠顿悟。早先听师傅说过，西境一带素来民风野蛮，多有村民与匪盗勾结，借带路为名将客商引入暴徒据点，任其劫掠财货，事后赚取回扣。那老翁莫名消失，想来与这些强盗是一丘之貉！

然而，来者汹汹，又怎会给他时间咬牙切齿！那使剑的眼见首发未中，便顺势将剑锋向上一挑，琴匠来不及招架，身体直甩出去，重重摔在一棵枯木上。霎那间，神志被剧痛剥夺殆尽。

恍惚中，琴匠隐隐听到木车炸裂的巨响。巨响惊动了老牛，老牛惊恐地闷嘶一声，扭动身体狂奔起来。

尽管全身骨骼几乎四分五裂，琴匠还是喘息着挣扎起来，双手在荒草丛中疯狂地乱摸——然而，琴早已在混乱中脱手。琴匠瞬间方寸大乱，慌忙间抬头四顾，可那琴犹如巨石沉没大海，怎也不见踪影。五雷轰顶般地，琴匠凉穿了心底，眼泪不由分说汨汨涌出。

师傅把琴交与他保护，胜似托付了性命！他自作主张前往西境，已是违逆师命。倘若在此处断送了宝琴，他即便碎尸万段，又有何面目在黄泉下向师父交代？

想到这里，琴匠恍然一惊。况且，黄泉之下，还有他！

宝琴被毁，第一个跳起来的，准是他了吧！

“喂，你师傅那张琴，做好了以后谁也不许先弹，我要当头一个！”

他，一直在看着自己吧……？琴匠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他感觉得到，自己背后，冥冥中站着一个人。那个人的眼神，怕是要绝望至极了……

“你不配当斫琴师，不配！”

是啊，我不配。当时听到这句话挺不服气的，可现在看来，一个废物哪能成为斫琴师呢？

你，是废物吗？

琴匠冷笑，挣扎着爬起。身后已经有两个匪徒追过来。琴匠深吸一口气，尝试着奔跑。他不知道，如果自己已被他们追上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奔跑！

毫无悬念地，那两个人很快就追到了琴匠肘后。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根本没有理会跌跌撞撞的自己，而是疾风般地超了过去。这是——？琴匠定睛一看，只见远处也有三个匪徒在纵身狂奔，看样子……他们的目的汇聚在同一个方向！

他们在追什么？！琴匠顺他们奔跑的方向望去，不禁震恐——宝琴，就斜在不远处的乱草丛中，而那头失控的牛正发了疯似的奔往那个方向！不出几秒，琴就要彻彻底底被踏成碎片！

琴匠脚步不见停，脑中却一片空白。眼睁睁地看着那五人一拥而上手起刀落，牛足被齐齐斩断，顿时血花飞溅。老牛嚎叫着跌倒下去，大地震颤……最后一刻，琴匠倏然意识到什么，忽地飞身跃起——

## 八

邱泽，漫漫黄沙笼罩下的世外净土。勤恳的先民在绿洲中开辟出一片片农田，自给自足，荫泽万代，以至民生安乐之风传喻天下。自古以来，高风亮节之士纷纷慕名而往，谋一方沃土，悠然终生，好不自在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早已化作烟云。

十七年前，长堤崩毁，寒川改道。邱泽失去了水源，有如一个活力充沛的壮年人被抽干了血液，只是一瞬间，便颓然老去，一蹶不振。千里肥田化作皴裂的荒原；穿梭在街头巷尾勤勤恳恳面目慈祥的小农，也逐年被眉眼狰狞瘦骨嶙峋的饥民取代。恰逢平虏大将军剿灭靖南侯，自立为王，封锁中原通往西境的道路。由于邱泽地扼东西交通要道，将军尤为重视，先后派遣大量军队入驻。当年的天府之城，渐渐化作兵家必争的军事堡垒。伫立城下，不见了昔年牛羊三五成群、农夫荷锄而归，但见黄沙攘攘，秋风瑟瑟，飘摇的孤旗斜插城头，夕阳之下，投落一地寒影。

琴师站在城下凝望了几秒，轻轻别回头去，紧了紧斗篷，随着零星的人群进城。

转了几个街角，同行的人群渐渐四散，最后，空荡荡的街上只剩琴师一人。穿过荒废的商铺，从容地绕过一队巡逻的士兵，琴师紧步疾行，深入城心。

他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。

当年将军征服靖南侯以后，斩草除根，将其党羽几乎斩杀殆尽。不过，倒也不是没有例外——将军为赚个贤名，曾收揽了靖南侯手下一些投诚的将士。

其中，便有当今邱泽城主鹿挺。

早在靖南侯掌管邱泽的年代，这个鹿挺，便是守城的副将。此人行事低调，凡事逢迎，不出风头，所以并无几分声望。做降兵归附将军后，也不过顺理成章留在邱泽仍操旧业。然而，此人可谓后起之雄。十几年间，邱泽的将领走了一批又一批，驻军换了一班又一班，唯有此人身处斗争边缘，岿然不动。三年前，他一跃成为主将，袞袞诸公方才如梦初觉——没想到这个胸无大志的和事佬，竟是黑暗中的豺狼虎豹！

此事震动的不仅有邱泽诸将，更有整座凤陵。就连纸醉金迷不问世事的琴师，也多少惊了一惊。

因为，那个人，他见过一面。

起初他以为，将军任鹿挺爬到主将的位子上，目的是想安抚散落各地蠢蠢欲动的靖南旧部，但现在看来，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当年将军大摇大摆从邱泽城中呼啸而过，想来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城池。那么，作为当时的守城副将，是否曾与将军达成了什么交易？

鹿挺，先后从事二主而屹立不倒，应该跟幕后真相脱不了干系。

琴师想到这里，不禁加快了脚步。这次，说什么也要证明那个埋藏在心底的猜测！

邱泽城将军府。

夜幕已然渐渐扩散，守卫府邸的士兵例行换岗，庭前人行熙攘。

正如所料，琴师被士兵们拦住。这帮士兵蛮横惯了，见琴师寻常打扮，不免狗仗人势，威言相逼。

琴师也不理会。不等对方狂言道尽，径自正襟稽首，意味深长地行了一礼。

那群士兵见状大惊。他们虽说粗鄙，但也还认得这套路数。

琴师行的是“鉴天礼”——靖南侯雄据一时之际，为自己所辖区域专门创设独特礼法，以显于天下。将军扫平靖南之后，此礼即刻废除，“鉴天礼”一时沦为闹剧。时隔多年，记得这套礼仪的人自然所剩无几，即使有人感怀先主也绝不敢公然行施此礼，否则无异于自掘坟墓。

因而，当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方才还耀武扬威的府兵也不敢再多嘴半句，揣着满怀猜测进门票报。此人姓甚名谁，此举何意？是靖南旧人，还是将军特意指派前来试探？

一盏茶的工夫，琴师站在了中庭之上。前方不远处是一扇巨大的镂空山

水屏风，屏风后隐隐显露一个人影。

“城主别来无恙。”不等对方开口，琴师抢先一步道，“初次见面，在下便知城主绝非等闲之辈——顾全大局，不以当年高功自显，忍声吞气十七载，终做得邱泽城第一把交椅，其中见识器量，在下佩服。可更佩服的，却是将军的眼光。有城主此等审慎之人深入靖南军营为耳目，将军何愁不胜？当初若不是城主在靖南侯面前游说，说服侯爷掳掠城民，那将军又怎能在道义上占得先机？若不是城主大开邱泽城门，将军又怎能长驱直入，一举消灭潜在的政敌？”

半晌，屏风背后那人缓缓开口：“公子，你我素未谋面，今日突然造访，礼数不周，是为其一；捏造事实，妖言惑众，是为其二。你说，你该让我如何处置？”

“是妖言与否，城主心中自知。”琴师笑道，“在下还知道更多细末，不如——说与城主听？”

“看样子，公子是想要挟我？”鹿挺平静的语调中听不出任何波澜，“说说看，你想得到什么？”

“将军隐藏多年的秘密。”琴师凛然道，“长旌王的基业，从何而来？”话音刚落，屏风后爆出一阵诡异的大笑。

“我很好奇，你有什么资本在我面前问这种话？你知不知道，触动逆鳞的后果？”

“倘若畏惧淫威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，不是想叛逃，就是想造反吧？告诉你这些，于我何益？”

长廊中回荡起隐约的脚步声，气定神闲，一步一顿，犹如远古的晨钟，一声又一声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，似乎在预示着什么。

没有任何征兆地，脚步声戛然而止。琴师，已然伫立在离屏风不盈一尺之处。

“做下一个长旌王。”

## 九

天亮了。

琴匠庆幸能再一次醒过来。

缓了几秒，他还是咬着牙站起来。右腿已经彻底无法行走，本就山重水复的征途，此时愈发遥遥无期。

他随手扯了一截枯木支撑身体，颤颤巍巍地走向远处。

呵呵，真没想到，会狼狈成这个样子。估计他在的话，又该嘲笑了吧？

“你啊，就是笨！不知道琴徽要这样安吗？”

“我问你，你做出来的琴叫人怎么弹啊？”

“那样的琴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出来。”

“……”

有些话，虽说刺耳，却怎也放不下。

琴匠望望东边的天空——地平线上泛着朦胧的光晕，霞光流淌成一条金河，将浓重的夜色洗刷而净，又是一天的开始。在这条倔强而可笑的道路上，他还要走多久？

值得吗？从出发到现在，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。不是因为洒脱，而是不敢面对。他不敢说童年那段经历对自己影响有多大，只是知道如果将那个人的遗言置之不理，他懦弱的良心会颤抖一辈子。

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多少做些补偿吧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真的是没有什么了，一点都没有。

他在一棵枯空的杨木面前停了下来，扔掉拐杖，身子渐渐俯下去，从树洞里取出什么东西。

是琴。

他笑了笑。看来，自己也不是笨得无可救药。

“老大你看！那小子抱着东西跑了！”

“倒是忘了还有他！羔羊似的，也敢跟咱们杠？”

琴匠发疯似的跑着，他知道，前面有道裂谷，只要到了那里，就……

然而那帮匪徒远比他想象中要敏捷，他很快重新陷入了包围。可恶！就差一点！就那么一点……极度紧张让琴匠双腿发软，他感觉全身的力量都在一点一点地卸去……不！不行！马上就成功了，不可以在这时……

几个黑影突然闪现在他面前，毫无防备之下，他惊得连连倒退几步，瘫坐在地。几乎同时，背后袭来一阵凉风，琴匠暗觉不妙，未及躲闪，就见面前那黑影拔刀正冲自己面门刺来。糟了！这次恐怕……琴匠脑中迅速掠过上百种死亡的场景，却只听那刀在自己耳边嗖地划过，正中身后什么东西，滚

烫的液滴霎时飞溅开来，湿了琴匠大半边后背。

这是……琴匠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背，同时扭头往身后一瞥——

一时间，那画面蝼蚁般爬满了脑海，摆不脱甩不掉，直到整个人被恐怖撕扯地再无半点气力。那之后好一段时间，琴匠不记得发生过什么，除了自己无力的干呕，和一旁激烈的厮杀。

有一边的人似乎慢慢占了上风。号角声，谩骂声，呻吟声不绝于耳，直到渐渐消失，一切归于寂静。

琴匠知道，接下来的戏，该归他自己了。

他们过来了。琴匠挣扎到裂谷边缘，拼命地想把琴护在身下，谁知一时失手——

当那群人气急败坏地赶到裂谷上空向下张望，宝琴已经彻底消失在了视线里。

可他们终究是没有杀他。

如果前面那些人是杀人越货的暴匪，那么后面的人，应该是为琴而来。毕竟，好琴之人有什么理由杀死斫琴匠人呢？

琴匠取出宝琴，用残缺的袖子轻轻拭掉灰尘。可惜，还是有一根弦断了。成一琴倾付半生；而毁一琴，不消一刻。

可时至如今，复何怨哉。死亡与苟活，玉碎与瓦全，它们之间的微妙，琴匠在这时才算参透一二。

顾不上这些了，他还有不得不做的事。

拖着残腿，他又开始了这段看不见尽头的旅程。付出的得越多，半途而废就越不容易。况且，只有走下去，才有答案。

## 十

不知何时起风了。檐下的风铃泠泠作响，如泣如诉，似在叙说着什么邈远的故事。

“你可知道，我最佩服将军哪一点？”

屏风抹了一片斜晖，在沉默之中，幽谧地闪烁着。

琴师感觉得到，屏风之后，那个人在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眼睛。

“那就是将军的实力从来都配得上口气。”

“城主觉得在下帮不了你？”琴师冷笑。

“你能怎么帮我？”

琴师也不着急作答，径自反抄双手，踱步庭前。

“当年，将军能将重任委与城主，足见器重。然而，将军究竟是否真正信任城主，恐怕城主心里比谁都清楚吧。降伏靖南侯之后，将军既没有准你回归凤陵，又没有派你镇守边界，偏偏把你安置在这么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。更有甚者，将军回凤陵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亲自安排了邱泽城大小小官员的继任者。这样一来，你无法触及凤陵的风云动向，自己反而时时暴露在将军的密切监控之下。”琴师冷冷地瞥了一眼屏风，继续道，“但将军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你，因为他还需要你。但他每一步都走得很稳——为了尽量摆脱嫌疑，他让你等了整整十七年，才将你提任邱泽城主将。你就任的三天之内，将军为你指派了十二名属官，而你派往凤陵的人手，却不是被辞拒，就是用个无关紧要的职务搪塞掉了。不错，你对这些都很清楚。你有军队，有营垒，可你为什么不敢有任何举动？因为你没有威望，和人脉！这些年将军想方设法阻止你跟凤陵权贵进行任何接触，为的就是在这一层处处钳制你。你在凤陵没有半点根基，倘若有一天挥师攻城，那么还会有人向你当年对将军那样对你吗？”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在下不才，凭薄技讨得将军赏识，常伴在侧。风吹草动，鸣蛩先觉。往来熟络，亦不在话下。若与将军里应外合，成败却也未可知。”

“哼哼哼……”鹿挺叹道，“可惜了这番谋略！公子，你可知道，就凭这些话，我就算当即将你斩杀在府下也毫不为过？”

“城主若有此意，便尽管来试。”琴师爽朗一笑，“哦，尚有一言须赠与城主——在下离开凤陵之前，已作手书封入锦囊，尽数长旌王昔年纠葛，并嘱托下人，倘若我十日不归，就将书中所记之事大白于天下。若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……试想，将军看到真相被公之于众，他最先怀疑的人，会是谁呢？”

“……你既已知道真相，又何必来问我？”鹿挺一面淡淡地问出这句话，一面走出屏风。

听闻此言，琴师猛然矫首，眼神凌厉如刀。

“有一个细节，我必须确认！”

看着那位白衣琴客在侍卫的护送下离开，鹿挺拂了一把额上的汗珠，长长舒出一口气。

“真是精彩。”有一人轻轻抚掌，从屏风后款步而出。

“将军……”鹿挺连忙作揖，“为诱这逆贼说出意图，属下言语多有冒犯，还请将军恕罪！”

将军抬抬手，示意他不必在意。“此人侍我多年，未有怠慢。然，观其神色，闻其声息，便知此人绝非安分之徒。今日一察，方存实证。只可惜，此等心机，此等琴技，世上也再难有第二人了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鹿挺心思全然不在此，口上却连声答应着。

“鹿卿啊……”将军突然话锋一转，“倘若不是我抢先一步与你取得联系，你今日与他交谈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？”

“啊，将军，这……”鹿挺未料到将军会在这时下招，一时不知所措，“将军，您……您说笑了！属下当然……当然会杀……杀之而后快啊……”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将军笑了笑，没有再追究什么，“你也早休息吧。明日，才是最精彩的一出戏啊……”

## 终

淋淋雾气，终究是消退了。

天色渐淡。一滴胭脂在苍茫的乳白中缓缓洇染开来，唤醒了残酒未消的夜色。

琴师笑了。亮如秋水的剑锋，映出了他年轻而疲惫的面孔。又是一夜未眠，眼角爬满了血丝，不过并无大碍——十七年了，他从未如此亢奋。

当这一天真的近在眼前，他反而莫名地踌躇——是不是等了太久，又不是操之过急？

也罢！十七年，不短，不长，刚刚好。天理昭然，就让这一切如落花流水般过去吧。了结这件事以后，是生是死是去是留，听天由命便是。

“我所知道的……就只有这些了。你现在该满意了吧？”

“你……你敢肯定属实？”

“公子，说不说，是我的事；可信不信，那就是你的事了。你既已猜出了大概，想必我说的这些，你也不是没有怀疑过，只是没有实证罢了。不错，你赌对了。伴君如伴虎，将军这头猛虎，我早就在提防。谁承想，我有心避让，他却无意留情。从他把我提拔为邱泽主将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，公子既是同道中人，还请信守承诺。将军之根基，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撼动。公子来日与之周旋，当谨慎行事。否则，你我二人势必毁于一旦。”

“我自有分寸。明日我便启程回凤陵，若有消息，定当即刻遣人奉告。”

“公子有此话在先，鹿某自然信服。只是……公子，这凤陵，你恐怕是不必急着回去了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公子有所不知，今日凤陵刚刚传来密报——将军将亲临邱泽，部署东征事宜。估计明日午后就该到了！”

“东征？！”

“不错。我初闻此信，也是倍感惊讶。虽说将军行军素来神出鬼没，但这次未免太突然了些。几个月前将军就命我囤积粮草、操练新兵以巩固防守，现在想来，竟是为明日做准备！”

“……筹备了这么多年，他终于要动手了么？”

“看来，将军认为时机已到。这次东征，他制定了极为精密的进攻计划。据密传，他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地扼寒川咽喉、退可固守邱泽、进可扫荡中原的焯城！”

……焯城？好熟悉的名字。

南岭有木，焯焯其葩。

行尔青钺，付我瑶华。

付我瑶华……

琴师感到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被猛地牵动了一下。

他茫然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——不知不觉地，已经摆出了弄琴的姿态。

看来，自己与琴的因缘，是怎么解也解不开了……琴师苦笑。

只是，现在还不是流连的时候。今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待今日一过，曼云流水，青松明月，弹他三天三夜也不算尽兴！

琴师轻轻叹了口气，将那柄短剑隐进袖里。

烨城……烨城！就算你我先前旧怨一笔勾销，单凭你要攻打烨城这一条，我也与你共戴天！

“咔嚓”一声，拐木断了。琴匠猝不及防，扑倒在地。

他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倒下了。右腿痛得厉害——他起初没把这放在心上，可愈是拖着，它愈是报复似的不肯消停。

晨露湿透了薄衫。他抬头望了望远方，只见原野尽头，是连绵的荒山。山脉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着，蜿蜒蛇形，看不到尽头。

他瑟瑟发抖。尽管四周一马平川，但他从未感到世界如此阴森，就连东方朦胧的初日，也是冰一样的颜色……

他习惯性地摸摸背上的琴。

十天，二十天，一个月……再有一个月，总能赶到吧？

他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迷失在茫茫旷野之中。

城外。黑烟在地平线上翻腾，遮天蔽日。一时间，人呼马嘶。

琴师冷冷地望着这一切。征服，掠夺，再征服，再掠夺。王者的逻辑。

“公子，公子！可算找到您了！”

这个声音有些耳熟。

“公子！您不知道，将军……将军正四处找您……”

琴师看着这个从远处慌慌张张跑过来的人，认出了他的面孔。

是齐开城。

“是么？”琴师淡淡道。

“公子！齐开城在一丈开外伏地下拜，诚惶诚恐道，“两日前，将军突然下令进驻邱泽，还命您一同前往。只是……小的们不敢说您在邱泽，只是让您的车驾跟了过来，把上边糊弄过去了……看这样子，将军该是很快就要见您了，您看……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琴师回身，“你去准备吧。”

将军痴迷音乐，但凡出师，必兴鼓乐以助威。至于这次，自然要做得隆重些。以他的性格，他会堂而皇之地向当朝宣战，声东击西，奇兵制胜，攻城略地于反掌之间，然后昭告天下，谁才是这江山真正的主人。

邱泽城将府。

百官环绕中庭，窃语纷纷。将军新驾亲指东征，按理说，今晚应该是商讨部署之时。然，将军行事不循常理，从踏入将府至今已足足有两个时辰，里面却丝毫没有动静。如今去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只得杵在门外。

琴师傲然巡视一眼，跟随侍卫走进内堂。

天边，最后一抹夕阳落下。

“琴卿，许久未到，是为何故啊？”

幽幽的厅堂，烛影摇曳。

琴师抬眼——那个人依旧高高在上，正把玩一张长弓，神色颇为闲散，全然不像即将誓师出征的姿态。琴师并不意外。将军性情素来怪僻，愈是面临大事，愈是玩世不恭。这一点，没人比他更了解几分。

四周的侍从纷纷退下了。偌大的房间内，惟余三人。

鹿挺不自然地立在将军身旁，以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琴师，默不作声。

“末官疏忽，望将军责罚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将军眼中飞快地掠过了什么，笑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整天这儿一个责罚，那儿一个责罚，全都是在惺惺作态！细想来，本将似乎也没怎么责罚你们啊？”

“将军宽宏，末官感恩怀德。”

“哼，不必恭维了！本将自不会无故责罚尔等，但若有人胆敢自讨责罚，那休怪本将耿介！”

一旁的鹿挺，怔怔地望了将军一眼。

“将军所言甚是。”琴师拱手齐眉。

“罢了！这时找你来，别无他故，只是想听几首仙乐净耳。明日誓师盛典，想必百官聒噪，不得清静！”

“末官，遵命。”

答毕，琴师缓缓起身，顿了几秒，向正前方迈开步子。

夜风，很轻，却透着一股天外的寒冷，萧萧飒飒，撩动了纸窗。

鹿挺隐隐感到视线有些模糊，不禁揉了揉眼睛。然而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那一霎那，他几乎不敢相信——仅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周遭一片漆黑！

几乎同一瞬间，将军的方向传来“镗”的一声震响。鹿挺大惊失色，下

意识地拔剑——怎么回事?!难道那个琴师……?

然而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,所有的蜡烛又奇迹般地复燃,荧荧的烛光映红了整个厅堂,在暗纹斑驳的墙壁上投下鬼火般舞动着的影子。

所有的这一切,发生得太快。

鹿挺见状大惑。想到方才那诡异的声响,他连忙向将军那边张望过去——

接下来的情景,让他始料未及。

“你最终一定会这么做的,这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”

将军的嘴角翘了翘,鹰爪一般的手指又掐紧了七分。

颤抖,止不住的颤抖从手腕传到肩头。汗水从额头上密密麻麻地渗出,琴师咬了咬牙,拼命要挣脱那个人的钳制,可任他如何用尽全力,也无法让匕首再前进半分。

“你早就知道……为何留我到现在?”

“让你彻底绝望。这算是个理由么?”将军轻蔑地昂起头,俯视着对方,“不过你也不会等太久了。今夜便拿你祭旗,壮我军威。”

“你……”鹿挺轻轻揩去了额上的冷汗,“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?!”

此人桀骜不驯,他早有耳闻。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他竟这么快就决定孤注一掷了……

“……对烛芯做了些手脚,这不是什么难事吧?”琴师轻声道,满含倦意。

开什么玩笑……?对这么多蜡烛做手脚,岂是他一人之力能及?何况,时间计算到如此精确的程度,是该有怎样缜密的心思?

“动手吧。”将军给了鹿挺一个眼色。

果然……与其冒大逆之险,他还是甘愿低声下气做走狗么?琴师苦笑。尽管心有余悸,鹿挺还是握紧了手中的剑,向琴师走去。

“等等!”

“怎么?事到如今,你还不死心?!”鹿挺厉声说道。

“我……我要听你亲口说……事情的真相!”琴师狠狠地盯着那个高高在上的人,那目光历经重重狱火,几欲剜人心腹。

“这种眼神……我在十七年前的樊坡也见过。”将军饶有兴致，“当那群愚蠢的士兵看到，最后的刽子手，正是向他们下达杀人命令的人。”

“你这毒蛇……”琴师再也控制不住，压抑数十年的感情轰然爆发，“是你，指使鹿挺发动边兵，以靖南侯的名义掳掠百姓！又是你，授意边兵将百姓押至樊坡大肆屠杀！还是你，在樊坡血流成河以后，打着为民报仇的旗号将边兵斩杀殆尽！你做尽丧尽天良之事，为的就只是陷靖南侯于不义，好让你出师有名歼灭政敌借势顺流直下攻略中原吗？！”

“不错。看看我的现在，你不觉得，当年所做的一切，都很值得么？”将军谈笑自若，“其实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很像的。若不是这样，我当年也不会把你从樊坡的死人堆里捡回来……不如想想看，假如你不是那群百姓中的一个，那你知道真相以后……该是要盛赞我铁腕英明了吧？”

“胡说！胡……说……”琴师声音颤抖着说道，“你有没有想过……如果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你会是怎样的下场？！”

将军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鹿挺，笑道：“到那时，天下就是我的了！”

出人意料地，琴师不再歇斯底里，而是把脸深深地埋了下去……

刹那间，将军敏锐地嗅出了气氛的微妙变化。他警惕地看看眼前这个末路之徒，又看看对方被自己掐住的手腕。

琴师手中的匕首，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悄无声息地转过了一个可疑的角度……

不好！将军眼底掠过一丝少有的惊恐，疾速放手一甩——琴师招架不稳，直飞出去，滚落在几丈远的地面上。

将军舒了一口气，低头看看手心——是一截细如蛛丝的线。

果然，他还留有后手。这线，一端连着剑柄，一端系着他前臂的毒囊。剑柄牵动细线，将毒液从囊中放出。若不是察觉得早，他这只左手，恐怕是要保不住了。

不过……这也是鱼死网破的手段——毒液无论如何也是通过自己的手臂扩散到对方身上的。

恍惚间，琴师已然撑起身体，左手二话不说夺过右手的短剑，毫不犹豫地向右臂砍去——

作为一个琴师，这么做之前，他本该犹豫的……

看到这一幕，即便是将军，也着实惊了一惊。

事已至此，他竟还不甘于受死？他究竟还有什么企图？

鹿挺定了定神，提剑朝琴师飞奔过去——决绝，狠辣，对自己毫不留情，这种人留在世上太危险！更何况他知道自己背叛了他，若给他喘息的机会，说不定他矛头对准的下一个人就是……

与此同时，将军拈弓搭箭，对准前方！

绝境。

取将军性命？这几乎已经沦为天方夜谭。将军久经沙场，实力岂为常人能及！如今错失先机，他已有了防备。更何况在这种距离下，几乎不可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了……

那如何是好？要逃吗？逃得过鹿挺，又怎能逃过将军的利箭？

思索间，鹿挺已近在咫尺。将军见状大喝一声“别靠近！”，手中的箭随即射将出去……

听到话音的瞬间，鹿挺怔了一下。

就是现在！琴师几乎没有经过思考，本能般地一跃而起，趁鹿挺失神的刹那，将匕首狠狠地刺进他的心脏！

几乎同一瞬间，利箭呼啸而至，正中琴师肋下。琴师低吟一声，翻倒在地。

须臾之间，情势竟发展到如此地步？！将军向后退了几步，手中的弓几乎滑落——谁也不会想到，此人……此人竟会对鹿挺下手！不消片刻，将军便明白了他的意图，脸上霎时阴云密布。

看着满脸惊讶、愤怒、不甘的鹿挺仰面倒地，琴师狡黠一笑。

这个人，樊坡一面之缘，让他铭记了十七年。

樊坡之役过后，将军受降靖南侯残将，其中，便有这个鹿挺。总共十八位降将，齐齐跪拜行礼，唯有鹿挺一人，行的是“鉴天礼”。

以靖南侯的礼数参拜将军，这个罪名，不是一般人轻易敢扛的吧？

是他疏忽了么？怎么可能呢？在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，哪个人不瞻前顾后、谨小慎微？鹿挺之所以没有注意礼节，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在乎！

从那时起，他就怀疑鹿挺是将军的爪牙。

内堂的喧闹惊动了外面的人群，纷纷有人破门而入。先是侍卫，然后是府兵……

“城主！”反应最为激烈的是鹿挺的亲兵。看见城主卧倒在血泊中，他们一时大恸，既而又愤填膺，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“长旌老贼！鹿城主追随尔等，十几年如一日！你却不知好歹，处处忌惮，让弟兄们好不心寒！”

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句，大家你呼我应，渐成汹汹之态。

“放肆！鹿挺是为奸贼所害，你们还要污蔑本王不成？！”将军拍案而起。不好，局势果然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……

“取长旌项上人头，为城主报仇！”

然而，大事已晚。呼声此起彼伏波荡开来，席卷将府，既而整座邱泽城。鹿挺亲兵纷纷拔刀亮剑，将军侍卫予以严酷镇压，局势迅速激化，双方陷入混战……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将府顿成汪洋火海……

嫌隙的种子一旦种下，根就会越扎越深。天长日久，只需一个小小的触动，仇恨即刻便会翻江倒海。

琴师深深地明白这一点。

……

寒风中，邱泽城迎来了新的清晨。

这一天的清晨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，除了晓雾中弥漫着似有若无的血腥气。

“将军！”一个侍卫飞奔而来，“将军放心，邱泽城内的叛将，现已全部剿杀！”

将军半卧在椅子上，一手扶膝，一手轻轻揉着眉骨。

他从未怕过与鹿挺正面较量。鹿挺亲兵虽忠心耿耿骁勇善战，但究其人数不过三千，只要不陷入巷战，这对他亲手操练的精兵来说并不算什么威胁。

“城内？”将军不耐烦地诘问道，“那城外的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那侍卫语塞，“确实……是有那么几个兵……溜到城外去了……”

“他们如果够聪明的话，第一个去的地方，应该是朝廷的西南镇司。”将军懒懒地说道。

“呃……将军，”侍卫小心翼翼道，“刚刚得到消息，朝廷调集十万兵力，

兵分两路，一路增援焯城，一路断我后援。依属下愚见……进攻焯城的计划既已暴露，这仗……暂时就不能打了啊！”

半晌，将军冷冷道：“传令三军，固守邱泽，静候调度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还有！”将军忽地像是想起了什么，“你去给我查查，邱泽将府中，有没有那畜生的同伙。”

“属下明白！”

哼……将军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眯起了眼睛。

这次，还真是有些狼狈啊。

原野，一望无际的原野。

琴师仰天狂笑，踉踉跄跄地奔走在原野上。

十七年前的樊城，血流成河。尚还是个孩童的他，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在暴军的屠刀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空荡荡的原野上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他怕，怕得要死。

可他们都走了。茫茫苍天之下，已无一草一木可以依靠……

那些人，那些人提着血淋淋的刀，向他走过来了。

他不知道该做什么。

当生的希望被统统封死，上天留下的唯一出路，通往本能。

于是——他坐了下来。顶着大漠中吹来的风刀，他坐了下来；吮着弥漫在空中的血雾，他坐了下来。正襟，挺胸，双手做出抚琴的姿势。

那是一曲大悲之歌，咏尽胸中哀愁，从此无情无义无心。

无声之曲，久久回荡在冰冷的荒原上，穿越乱马和硝烟，抵达那个他无法触及的世界。

他不会想到，有一个人，在他身边静静地听完了整首曲子。

那个人就是将军。

抛却了身份，抛却了过往，他来到凤陵，那个他曾经心目中的极乐世界。依仗将军的器重，他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，目空一切，企图把真实的自我淹没在一片繁华里。那段往事，太残酷，太折磨，他选择忘记，任由自己背负上狼心狗肺的骂名。

至于将军……他努力把他想象成自己的恩人。他太累了。很多事情，不

想再去纠缠，能骗过自己的，就骗过去好了。

但他知道，重重疑云并没有消散，而是被他强行压在了心底。这些疑问，会时不时地跳出来，霸道得不由分说，一遍一遍强调着，他真实的命运。

纸里包不住火。

琴师疯癫地笑，笑着笑着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这么多年了，自己这个不碰南墙不回头的脾气，还真是一点没变。

估计是幼时专横跋扈惯了的原因吧？

“那当然！听过我弹琴的人都这么说！”

“这种琴不配我弹！”

“喂！你师傅那张琴，做好了以后谁也不许先弹，我要当头一个！”

“你不配当斫琴师！不配！”

“……”

想来可笑，用尖酸刻薄的话语那么恶狠狠地打击那小子，其实是在掩饰自己的担忧和懦弱吧？担忧他的光芒有朝一日会盖过自己，而又没有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魄力。

然而，或许因为曾经是敌人，他们，终究还是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

是他的不服输，唤醒了他沉沦已久的敬畏之心。

他们……还在焯城吗？他……还是个琴匠吗？那张宝琴还在吗？有没有卖给其他人？会不会老了，旧了，弦断了调偏了……？

呵呵……瞎想什么。琴师看看自己空荡荡的袖子。现在就算那张琴摆在面前，你……也再不能演奏了。

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赶路？你要去哪儿？要去见谁？是他吗？别开玩笑。物是人非，时隔多年，有谁还能认出，这具行尸走肉，就是当初那个飞扬的少年？

但是……他的一生，与琴的因缘紧紧扭结在一起。或许，这只是他的本能吧。

所以，不管还能坚持多久，都要……

“嗖”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从背后袭来。

琴师终究还是倒下了。

他久久跪坐在地上，向东方伸出一只血迹斑斑的手。

就在不远处，他看得到。

望着那颓然倒下的身躯，齐开城举着弓箭的手缓缓放下。

不错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。从今往后，他将拥有一个新的名字。

他不会在意他的雇主为何偏偏要选中他，更不想理会他们为什么要置琴师于死地而千方百计不留痕迹。那些人明天要去将军面前说什么话，举荐什么人来代替，统统与他无关。他想要的，不过是焕然一新的身份，以及他自以为似锦的前程。

千里之外，峡谷一隅。

在一户人家的照料下，琴匠退了烧，腿也感觉好了些。他急着赶路，可那户人家坚持说他伤到了骨头，必须静养三个月。

三个月……不行！他隐隐感觉，他等不了三个月了！

他偷偷跑出去，却被那户人家的老翁逮了回来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那老翁怒发冲冠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，我一个郎中最看不惯的就是病人不老实！

无辜，无奈。百无聊赖的一百天，过得心急如焚。

等到他走出峡谷，风餐露宿赶到那片原野，已是来年春天。

草长莺飞的季节，只可惜是在荒郊野外。

举目远眺，尽是及膝的莎草，娉娉婷婷，蕙质如玉。

四野阒寂无人，唯有一座小巧的新坟，坟头刚生出绒绒绿草，在荡漾的春风中，随性地摇摆着。

听当地人说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琴师，曾为长旌王抚琴，去年深秋离世。人们感念他，便为他立了坟冢。附近村子里的老人常说，每逢月明之夜，旷野上常常回荡着绵绵的琴声。这琴声时而悠扬洒脱，时而如泣如诉。人们相信，这是琴师的灵魂，在叙说他生前的故事。

伫立坟前，琴匠久久不愿离去。

生前享誉乐坛，身后备受思念，这，算得上是琴师之典范了吧？

不过，谁知道呢。如果他还在，定不输于此人吧？

琴匠解下背上的琴，虔诚地把它轻轻放在坟前。

风，树叶，鸟羽，毛茸茸的种子……天地万物之气穿梭于琴弦之间，细细聆听，似乎真的奏出了一曲绝响。

琴匠静静望着天空。

纵有妙琴，若无妙指，终不能发。

虽有妙指，若无妙琴，有何所依？

一琴，一指，互为对立，又惺惺相惜。任何一方的缺失，对于另一方，都是长久的遗憾。

然而似乎唯有经历永恒的分离，它们才能真正了解对方和自己，从而让精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。

琴匠不再打算继续前行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。

他那时不会想到，多年以后的焯城市井，隐居着一位出尘脱俗的斫琴师。

当别人惊叹于他高超的技艺，纷纷询问他诀窍之时，他总会淡淡一笑，答道：

我不敢有丝毫懈怠，

因为有一双容不得半分浊音的妙手，

在抚我的琴。